

「考驗」、「考試」等，宋代便有一個負責審查官員，以備錄用的部門——考課院。除以上各種解釋外，「考」還有一個不大常見的用法，或可說是「考」字較「原始」的含義，便是對已死的父親的稱謂。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「生曰父、曰母、曰妻；死曰考、曰妣、曰嬪。」《尚書·舜典》亦言：「帝乃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。」再檢閱其他有關文獻，父親在世，亦可稱為「考」。《爾雅·釋親》：「父曰考，母曰妣。」《蒼頡篇》：「考妣延年。」但後世「考」多作對亡父之稱，宋英宗即位，就有「皇伯」、「皇考」稱呼之爭；至今人墳前墓碑，亦有書「先考」之號，這個情況跟「朕」、「予一人」等本為自稱，其後演變成皇帝專用之情況頗為相似。

據以上所說，如把「父親節，表孝心」誤作「表考心」，並把「考」字理解成「亡父」，則父親節竟成了表達對亡父心意的日子，其性質儼然同於清明、重陽二節，豈不教人啼笑皆非？

「孝」、「考」二字古代音近義近（《說文解字》：「考、老也」，孝則釋作「善事父母」），古籍中二字或可通用（于省吾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卷二釋「在宗載考」便說：「金文考、孝二字通用，……在猶于也。『在宗載考』，即載孝于宗，倒文以韻草。」）讀音上二字同屬古幽部，聲母皆為牙音，只有聲調不同（「孝」為陰去聲，「考」為陰上聲），二字雖不常混淆，但混淆時會使人誤解，是以要加倍小心。

「考」字還可寫作「攷」。據《說文》，「考」是老的意思，「攷」則為擊的意思，解釋不同，但二字皆以「丂」

為聲符，上古讀音當同，故《周禮》中「考」字多寫作「攷」。如果凡與「老」無關之意義，如查核、觀察之「考據」、「考察」等詞之「考」，皆寫成「攷」，而作「老」解時才寫作「考」，就可避免和「孝」字相混，不會出現「表考心」的笑話吧！

「說話」

張 雙 慶

漢語的詞匯以單音節和雙音節佔絕大多數。一般來說，古漢語以單音詞為主，現代漢語則以雙音詞佔優。唐宋以後，因為語音系統的簡化，同音字的大量出現，為了區別同音字，於是出現了詞匯雙音化的傾向。例如「意」、「益」這兩個字古不同音，但當「益」字的入聲讀法消失後，兩字都唸 yì，那便容易引起混亂。如果把它們分別構成「意思」、「利益」這兩個雙音詞，那麼同音詞的問題便可以解決了。因此某些詞在古代可以單用，到了近代必須以雙音詞的形式出現。例如「朋」、「友」在古代可以各自單用，但現代漢語「朋友」必須合在一起作為雙音詞使用。詞匯雙音化的趨勢，各個方言區有程度上的不同：北方話的音系簡單，雙音化的現象比較普遍；東南一帶的方言因為保留古音較多，音系複雜，雙音化的程度便較輕。例如「衫」、「屋」、「易」、「知」在粵方言中都可以單用，但在北方話中分別要說成「衣服」、「屋子」、「容易」、「知道」等。不過這種現象也有例外，就是說個別的詞在粵方言是雙音，現代漢語反而是單音。下面要討論的「說話」這個詞，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粵方言要表達北方話的「話」、「話兒」（即言語、言辭）這個概念時，用「說話」這個雙音詞。例如北方話說「一句話」，粵方言便說成「一句說話」。那麼，「說話」這個詞的來龍去脈到底是怎樣的呢？

首先，「說話」這個詞是一個專門名詞。凡是涉獵過中國小說史或講唱文學的人，都會接觸過「說話」這個詞。著名小說史家孫楷第曾有《說話考》一文（見《滄州集》卷一頁九二），對「說話」一詞有詳細的考證。簡單來說，古之「說話」即今之「說書」，所謂「以故事敷演說唱」，是一個隋唐以來的習語。「話」指的是「凡事之屬於傳說不可盡信，或寓言譬況以資戲謔者」，類似於今日所謂「故事」，「說話」就是「說故事」。古小說中的一些套語，如「說話的」、「說話」、「無巧不成話」、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」等，都包含「話」這個詞。如果把「話」解作「故事」，則這些套語意義豁然明晰。

其次作為「話」或「言辭」解的「說話」，在宋朝之後開始出現，例如《朱子全書》卷一頁二十二：

今人只憑一己私意，瞥見些子說話，便立箇主張，硬要去說。但在同類書，「話」也可以單用，不過一般出現在「說話」、「閑話」這些結構之中，如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二一：

聖賢說話，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。
這裏的「說話」，和上一例的「說話」，無論其構成和在句子中的作用都不同。上一例是一個雙音名詞，受「些子」這個形容詞的修飾。後一例是一個動賓結構，作為「聖賢」這個主語的謂語。

類似「話」和「說話」作為名詞，一同存在使用的情形，在明朝的文字資料中，也十分常見。如馮夢龍《古今小說》第四十卷《沈小霞相會出師表》中，便出現了下列的句子：

- (1) 李萬笑道：「去多少時，有許多說話，好不老氣！」
- (2) 馮主事道：「年侄有話快說，休得悲傷，誤其大事。」
- (3) 老門公故意道：「你說的是甚麼說話？我一些不懂。」
- (4) 「……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，與他說話。」

上述四例中，例(4)的「說話」是一個動賓詞組，和「看戲」、「讀書」的結構一樣。但例(1)和例(3)的「說話」和例(2)的「話」，其意義和在句中的功用完全相同，都作「言辭」解，用作名詞。可見當時二者混用。不過後來的普通話中，便只用「話」這個單音詞表示「言辭」，「說話」這個雙音的近古漢語名詞已消失了。

粵方言則保留了較多古漢語和近代漢語的痕跡，不但在口語中保留「說話」這個詞，而且因此影響了書面語。香港的報刊雜誌中，在很多本來應該用「話」的地方，都有用「說話」代替「話」的傾向，因而形成語病。下面的簡單分析，或者有助於大家了解這個詞。

「說話」這個結構，在說粵語的人的觀念中，和「寫字」、「看書」並不一樣，與後二者結構相同的粵語詞組是「講說話」。上面列舉《古今小說》的例句，例(3)的「說……說話」，和「講說話」這些例子中，動詞分別，是第一個「說」和「講」。至於例(3)中後一

個「說」，即「說話」這個詞中的「說」，則只是雙音詞「說話」的一個詞素，未必是動詞。事實上，廣州話絕少用「說」來作動詞，表達這個概念的詞是「講」或「話」。所以一般不說「佢說咗幾句話」，而說「佢講咗幾句說話」，或「我話畀佢知」等。因此，「說話」在粵方言中並不是一個動賓結構的詞組，而是一個純粹的名詞。現在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個雙音詞的構成。「說」「話」兩個詞在古代漢語中都可以用作動詞或名詞，意義接近。在漢語構詞法中，有一類是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並列起來造成一個詞，這可以稱之為並列式。如果把「說」和「話」都看成名詞，則構成方式是同於「朋友」、「語言」、「文字」這類詞的。但如果把它們全看作動詞，則構成方式同於「認識」、「請求」、「計算」這些詞。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是，即使把「說」和「話」視為動詞而合成一個並列式雙音詞，這個雙音詞也只能用作名詞，不像「認識」、「計算」等可以兼用作動詞。

總之，粵語中的「說話」來自近代漢語詞匯，但現代漢語則只用單音詞「話」來指陳同樣概念，所以在書面語中，要記得用「話」去代替口語中的「說話」。

「撒但」與「魔鬼」

朱國藩

英國作家拉什迪（Salman Rushdie）的小說 *Satanic Verses* 在報刊上有兩個譯法，一譯《撒但的詩篇》，

一譯《魔鬼詩篇》。究竟哪一個譯法比較貼切呢？

英語 Satan 源出希伯來語 satan，意思是 adversary（敵手），後來變為專有名詞，指的是無上的惡神。（*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* 給的解釋是：The proper name of the supreme evil spirit, the Devil.）中國人思想裏既然沒有與上帝勢均力敵的敵人這一概念，而且 Satan 已成專有名詞，所以只能作對音翻譯。在這一點上 Satan 譯作「撒但」是不成問題的。

無獨有偶，「魔鬼」一詞也非中國本土所有，不過它的來源與「撒但」卻極為不同。「魔鬼」本作「魔羅」，是梵文 māra 的音譯詞，早期佛典亦有寫作「磨羅」的。唐玄奘的《一切經音義》在卷二十一《大菩薩藏經》條下云：

〔天魔〕莫何反。書無此字，譯人義作。

這裏說明「魔」字是從「磨」字改造而成的新字，一方面仍舊與梵文對音，另一方面則改從「鬼」，表示是一種黑暗的力量。例如佛經《大智度論》卷五就說：

問曰：何以名魔？答曰：奪慧命，壞道法、功德、善本，是故名為魔。

換言之，「魔」就是妨礙修道的力量。

Satan 一詞見於猶太教、基督教的《聖經》，譯作源出佛教的「魔鬼」未免有點不倫不類。所以 *Satanic Verses* 是不宜譯作《魔鬼詩篇》的。

順便一提，「魔」字現在一般人多讀「mó¹」。但根據玄奘的音切「魔」